

書 藝 藝 文 衆 大

哨前郊城在

圖 樸 莫 著 辰 嚴



在城郊前哨

嚴辰著 莫模圖

天下圖書公司印行

在城郊前哨

著者

嚴

辰

印行者

北平地安門內米稷庫二號
天下圖書公司
上海愚園路五二〇街二五號

• 印翻准不 • 有所權版 •

月九年九四九一

版一第版北華造印平北在

大 眾 文 藝 叢 書 第一輯

傅家寶 (小說集)

親家 (小說集)

囑咐 (小說集)

望南山 (中篇)

劉志丹的故事 (中篇)

在城郊前哨 (散文)

穆林女獻槍 (詩)

生死仇 (劇)

胡適 著

康 著

孫 著

楊 著

董 著

嚴 著

王 著

邊 著

天 下 圖 書 公 司 印 行

北 平 地 安 門 內 米 糧 庫 二 號

上 海 愚 園 路 二 五 〇 號 二 五 號

在城郊前哨

一九四九年九月華北一版

基本定價

目 錄

戰鬥的一天·····	一
搜查·····	一二
在城郊前哨·····	一九
人圈·····	四四
塞上村落見聞·····	六三

戰鬥的一天

——寧賢文同志談四、二九反「鐵壁合圍」——

一九四二年四月底，敵人爲了鞏固他在冀南的「治安」，集結了一萬多兵力，用「鐵壁合圍」的方法對我駐在六分區的軍區首腦機關進行襲擊。

這時我們特務團活動在武城西北。城裡是敵人，我們住在離城十二里的王莊一帶。

四月二十九日，這是一個值得紀念的日子。我們以一比十的兵力，反覆衝擊，才跳出了敵人的「合圍」圈。

黎明前，我們得到各方面的情報。我們周圍的據點都增加了敵人，還有「

皇協軍」、「黑團」，以及三千多民伕，幾百輛大車，看來情勢很嚴重。軍區也來了通報：

「敵情變動，各部隊隨時作戰鬥準備，待命轉移。」

我們立即把主力都集中到王莊旁邊的空地上，迅速做飯；一面派出游擊小組，向各據點偵察警戒，並阻擊敵人前進。

游擊小組及偵察員很快回來，說敵人出發了。在正北面的饒陽店附近，已響起了槍聲；接着東北方也打了起來；我六連在正東，和武城的敵人接觸上了。

上級來了命令，要部隊立即轉移，我們吃了飯，——有些甚至連飯都來不及吃上，就由政委率領三個連，隨大隊行動，我帶了四個連，在後尾掩護。

上午十一點，我們到達官屯村北，這時敵人的第二道包圍圈已經形成了，我們東面是水深的運河；北面是敵人的縱深，西面是敵人的主力，汽車在不斷地開來開去，只留着南面一個口子。那是邢濟公路，是敵人有意留着，想誘我們去一鼓殲滅的。

平原上刮起了風，灰塵飛揚，什麼都看不清楚，只聽得敵人的飛機在上空盤旋，扔着炸彈；四面是大砲和機關槍不斷的轟擊，根本就聽不到步槍的聲音。

打到過午，我們才衝出敵人第一道包圍圈。

我們到達十二里莊附近，那是敵人的第二道線了。

再不能遲延和等待了，我們得佔領大小尙莊，衝出一個缺口來突圍。我們提出的口號是：

「大小尙莊是我們的墳墓！有我無敵，有敵無我！」

我將現有火器集中，以猛烈的火力壓制守在大小尙莊村外的敵人，掩護我二五兩連進入白刃戰。敵人終於抵擋不住，退進村去，接着就來了劇烈的村落戰。

第一個衝進村去的，是一排長李範英。他是山東人，每次打仗總是衝在前面。可是這次進村，却一下子就教一個鬼子的曹長拖住了。正掏出刀來要刺他，眼看鋒利的刀尖快接近他的喉核，他猛的一口咬着鬼子的手，立刻掉轉

身，一刀便把鬼子砍倒了。

連喘氣的時間都沒有，又上來兩個鬼子，一個從後面扳住李範英的腰，一個抱住他的腿，幾乎把他摔倒。李範英是懂得武術的，他左腳一蹬，右腳一踢，鬼子把他沒法擺佈。正好後面趕去一個戰士，一槍把一個鬼子打倒，李範英結果了另一個。我們就大隊衝了進去。

敵人的機槍子彈像雨一樣的射過來，又把我們壓下來了，我命令李範英領一排人，帶兩挺機槍，沿着牆角滾過去，搶奪敵人的機槍。李範英毫不遲疑的第一個滾了過去，把房屋的牆壁打穿，轉到敵人的後面射擊，敵人動搖了。

一家屋頂上有八個鬼子，有一挺機槍，他們死守不退，李範英偷偷的爬上房去，把他的四顆手榴彈一連扔了三顆，又一陣駁壳槍打了過去，八個鬼子沒有一個逃脫。

他提起敵人的機槍，托在手裏就放，那樣輕便，就像是托着步槍一般。他對我叫着：

「鬼子都教我打死了！」

我要他快轉移，但他正打出了勁，向戰士們揮着手，想繼續追擊。

「打呀！狗入的，非再得他一兩挺機槍不可！」他高聲嚷着。

但「噉」的一聲，從西南角飛去一顆炸彈，從他的額角穿進，他一聲不響的帶着勝利的笑客，倒下去了。

大小尙莊終於被我們佔領。這時已經是午後兩點鐘了。

風還在呼嘯，不時的換着方向。灰沙就像一張幕幔擋在眼前。敵機去了又來，不斷的投着炸彈。但因風沙瀰漫，炸彈亂丟一氣。忽然敵人兜出了太陽旗，好讓他們的飛機辨認目標，那知我們戰利品裡的太陽旗更多，把七八面膏藥旗都兜開了起來，敵機投下了一連串炸彈，一捲烟柱，帶着一團塵土，結果炸死了不少他們自己的人。

偵察員來報告，敵人帶了鐵桶子，怕要放毒氣，果然，一會兒看到風沙裏一團模糊的黑影在移動，敵人向我們強攻來了，配合着毒氣的是猛烈的火力，可是，那股白烟還不曾吹到我們這裏，旋捲無定的風已轉了方向，朝敵人那面刮去了。

……敵人用二十比一的兵力，再一次強攻大小尙莊，最後它們終被敵人奪去了。但我們的目的，是爭取軍區轉移的時間，是突圍，而不是死守着這個村莊。我們便用快步轉移到河邊的沙灘上去。

運河邊的堤埂很高，正好做我們的掩蔽。河水很清，沿沿的流着，但辨不出它的深淺。



現在，戰士們餓了乏了，像破廟裏的菩薩，東倒西歪的坐着躺着，他們有的啃着很硬的乾糧，有的雙手捧起河水來喝，有的乾脆一古腦兒把頭探進河裏，如同一條水牛一樣的飲着。

我坐在沙灘上，計劃着從那兒突圍。軍區政治部的牛教育幹事坐在我旁邊寫着作戰日記。

戰士報告，從河堤西北的麥田裡，像有人過來，我用望遠鏡眺望，看得很清楚，有一個年青小伙子藏在麥林裡，正慢慢的向這邊過來。麥子已經長得尺把高了，風吹着像一片綠色的波浪。

那是團部的警衛員，他迷失了方向，不知往那裏走才好。我們把他叫來，他說軍區劉政治主任負了傷，被包圍在三里莊，他是從屍首堆中爬到麥林裏才逃出來的。

我的心裏一怔，牛教育幹事猛的從沙灘上跳起，吞吞吐吐的說：

「劉主任負傷，我們……」

他沒有把他的話明白說出，但我懂得他的意思。他的臉顯得很緊張，咬着牙齒，要把日記交給我保存。我說：「你保存不是一樣？」他遲疑了一下，終於把它放到胸前的口袋裡。

我讓大家要喝水的快喝，帶的乾糧都拿出來大家吃，棉衣包袱都扔掉，除了手榴彈、槍、大刀……別的一切全投到火裡去燒掉。還不到五分鐘，大家早準備得妥妥貼貼了。

隊伍沿着運河前進，就像走在戰壕裡一樣。我暗暗笑着敵人，一面向戰士們說：

「剛才我說大小尙莊是我們的墳墓，我們却從墳墓裏爬出來了，現在我們要把三里莊這墳墓打開！」

但是，牛教育幹事就在這次犧牲了。我才想到他在運河邊爲什麼要把日記本交給我。

在村外半里地，我會見了我們的政委，知道劉主任已突圍了，負傷的有我們的團政治主任，我們原來分散了的兵力，這時又匯聚到一起了。

已經四點多鐘，風沙小了些。各路敵人不斷向三里莊一帶集結。

敵人對我們的估計，以爲我們一定要向西突圍，因爲過公路幾十里，就是我們大塊的老根據地。因爲那邊守着鬼子，火力很強，西北面靠近棗南，是敵人的「模範區」，自以爲很穩固，我們不敢去的，因此在那面離我們半里多路的包圍線，就由「皇協軍」擔任。

別處機槍聲砲聲都很緊，而西北面，只有槍聲，我想那邊準是敵人的弱

點，準備向那邊突圍。

正在躊躇的時候，忽然從那面踉蹌地跑來一個人，滿臉被鮮血塗得通紅，走近一看，原來是戰士盧傻子。就在三里莊戰鬥肉搏的時候，被敵人在胳膊窩那兒砍了一刀，又是一顆子彈把右眼打瞎了，他倒在地下，裝着死去，敵人還在他後頸脖子上砍了兩刀，然後把他交給「皇協軍」押走。他勉強跟着走了半里地，便乘機逃脫，使盡了最後的力量，跑回來了。

「盧傻子，你怎麼啦？」我看着他滿臉的血痕，滿身的創傷，心裏很難受，他却若無事一樣的笑著：

「被砍了幾刀，眼睛上中了一槍，真背時！鬼子俘我去，我逃了。」他指着傷口，然後很急迫地：「團長，西北面都是『皇協軍』和民伕，鬼子都到西南角去了。」

只有向西北突圍才是出路。

一個十五歲的小號兵，聽到了向西北衝鋒的命令，就一躍上馬，右手拿着駁壳槍，左手舉着纏了紅綢的金亮的軍號。「噠噠底，噠噠底……」地

吹起來，直夾着馬往前奔去。其餘的人也都潮水一樣湧上，這時顧不到成隊形走了。

「衝呀！」「殺呀！」一個排長帶領了兩個班，在後面掩護着我們撤退。他們守在三里莊以北五里地的玖院裏，一直堅持到黃昏。部隊撤退了，而他們被圍在那兒，子彈、炸彈全部打完，敵人發覺他們孤立無援，便殘忍地放出了毒瓦斯。這兩班人壯烈犧牲了。

我們突圍的，一面用密集的機槍火力作掩護，拼命衝擊，一面還喊着：

「你們是不是中國人？有良心沒有？鬼子是不能長在這兒的，鬼子被打走了你們怎麼辦？你們還要不要家呀！」

「皇協軍」已經支持不住，原來堵得緊密的人堤，就像被潮水沖垮似的崩決了，他們倒的倒，跑的跑，也有些朝天放着空槍。……直到我們全部通過，他們才又圍攏來，……

正西面敵人四十多輛坦克和裝甲車，烏龜樣的向我們爬來時，我們已突出重圍了。

這是戰鬥的一天，是不平常也很平常的一天。

一九四五、六月

搜 查

吃過早飯，人們下地去了，村莊裏靜靜的。在衙衛裏的一家樓上，團的軍政委員會正在開會，團長輕輕地但是清晰地報告着整訓計劃，聽的人把注意力全集中在他身上，連咳嗽的聲音都沒有一點。

「格嘯——格嘯——格嘯——」

突然從村莊外面傳來三聲三八步槍的響聲，團長的報告不得不暫時停下來，雖然他們早在衙衛兩頭隱蔽着機關槍，在必要的時候只要做一下暗號，就會開起火來，立即堵住敵人的。但他們沒有這樣做，幾個人從坐位上站起來，偷偷的向窗外看去。

一陣「括搭括搭」的皮鞋聲進了衙衛，一長條穿黃色軍裝的敵偽的行列，